

走进怀玉山

尚勇

意。谷中流水湍急，迭生十八个较大的溪潭，应是“十八龙潭”的来历。

在一线天似的峡谷里，向上望，白云盖着青山。正逢春深夏浅，溪水从崖壁孔隙汨汨流出，丰沛而碧蓝。溪水时而轻拨琴弦，时而放声歌唱，整个峡谷的岩石草木都是聆听者和唱和者。最让人称道的是“灵岩飞瀑”景观。山上的一处岩壁上有个天然孔洞，瀑布从孔洞上绕过，水流奔泻，声如隐雷轰鸣，飞扬的水花在山谷的共鸣中战栗。

峡谷两山夹峙，呈漏斗状。谷中溪流岸边，生长着高山杜鹃，一蓬蓬在微蒙的雾里争奇斗艳。或许地质全然是花岗岩的缘故，两山的石壁虽然峭立，雨后的游道上却并无落石。山上原始的林木高大而蓬勃，青翠的树冠层层叠叠，几乎看不到一丝枯槁。细看之下，山上树木尽是乌桕、野樟、红楠、甜槠之类的硬木，树叶像打蜡一样光亮清新。这般的山水着实精神。

在一截僻静的山湾里，石红许告诉我，方志敏同志就是在这里被捕的。1934年11月初，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，行至皖南时遭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。艰苦奋战两月余，方志敏带领先头部队本已奋战脱险，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，又复入重围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在怀玉山陇首村的山洞里被俘。被俘后，方志敏提笔疾书，写下坚贞不屈的《方志敏自述》。这篇自述后来被收作人民

出版社出版的《方志敏文集》的首篇。1935年8月6日，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。

松风飒飒，花瓣飘落如雨，一片片落在石板路上、栏杆上和溪洞里。石红许介绍，这条峡谷路就是当年方志敏开辟出来的红色盐道，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盐巴、布匹和药品，像一条隐秘的血管，滋养着红十军团。

从十八龙潭返程时，我们没有走原路，而是直上蟠龙冈。蟠龙冈上有一个开阔的瞭望台。从台上望去，森森古木填满了云盖峡谷的沟壑，绵绵不绝的绿色连着山巅天际。此时，明亮的阳光浮在层层叠叠的树冠上，满目都是喜悦和美好的景象。“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，到处皆景，自城市以至乡村，一山一水，一丘一壑，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，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”，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方志敏的这句话。

一步一台阶，我们来到矗立着方志敏铜像的“清贫园”。

阳光柔和，照亮近三米高的方志敏半身铜像。方志敏的头向后翻起，目光坚定，视野开阔而高远；浓眉八字须，鼻梁高挺，面容沉静如水；朴素而紧扣的军衣领上，有着方方正正的领章。

铜像右侧，是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，碑上铭刻着方志敏手书的狱中之作《清贫》。一笔行草，一气呵成，那些流畅的笔画，深深地刻进石碑，每个字都

用绿漆勾勒而出，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力量。见字如人，寂静的广场上，我一字一句，轻声读着方志敏烈士八十九年前写下的书稿。千字之文，朴素地展现出一个赤子初心不改、廉洁自律的动人形象。“清贫，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！”文章结尾之句，是革命者的人生写照。

走在这座山岗，还能看到朱熹手书“盘龙冈”的摩崖石刻，首字已剥蚀湮灭。想来朱老夫子曾站在此山岗上，心潮澎湃，思接千载，由此写下千古之书《玉山讲义》。怀玉山所在的玉山县，素有“博士县”之称，县域内出了八百多个博士、八千多个研究生，着实令人赞叹。等到走进怀玉山书院，瞻仰了书院千年风貌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一个地方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，实是与这里的读书之风源远流长是分不开的。

“传闻天玉此埋埋，千古谁分伪与真。每向小庭风月夜，却疑山水有精神。”宋嘉祐三年，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，其间曾上怀玉山，写下了这首《题玉光亭》。遥想当年，怀玉山高山之上，月光如练，山风送爽，王安石漫步于玉光亭中，眼前的山水如画般般铺开，仿佛凝聚着一种高洁的精神，闪耀着人文的辉光，于是才有了上面的诗句。“却疑山水有精神”，是悟道，也是自励，如今看来，更是对怀玉山水的一种绝佳写照。



▲中国画《梅雨初晴》，作者潘天寿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一心一意的“守水人”

顾克存

老肖是一位清漂人。

我初识老肖，是在一个炎炎夏日的傍晚。当时，我正带着孩子在汉江边的沙滩上玩耍。老肖和他的同事们驾着小船从江心方向朝岸边驶来。只见老肖身着黄色救生衣，手持网兜，直立船头，两眼盯着我们的方向。我原本以为，老肖他们是完成了一天的清漂作业，准备上岸回家，可小船靠岸后，老肖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脱去救生衣的意思，而是盯上了我身边不远处的一片水域。那里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些垃圾，有少许枯树枝和杂草，还有一些塑料袋和塑料玩具。老肖跳下船后，一网兜一网兜地把它们从水里捞起来，然后装在了小船上。

老肖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看他满头大汗，衣服也湿透了。我没忍住心里的好奇，冒昧开口问他：“这么热的天，我们玩着水都不觉得凉快，你们还在衣服外面套着厚厚的救生衣，难道不热吗？”老肖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咋不热？再热也得忍着不是？这是我们的工作嘛！”

就在我老肖聊天的时候，我儿子的塑料铲被波浪带离了沙滩，儿子看见后就准备下水去追。这一幕恰好被老肖的同事们看见了，他们异口同声地朝老肖喊：“老肖，老肖……快帮娃娃把玩具捞上来，他自己去捡太危险了。”

因为天气的缘故，今年麦熟比往年早。侄子伟程从麦地里发来视频，兴奋地告诉我，镇里的农技专家估算，今年的小麦可能收到六百二十公斤一亩，“就是得益于你介绍的新品种”。

这个新培育的品种“三高一弱”：高抗赤霉病、高抗白粉病、高产、弱筋。弱筋小麦是饼干和糕点制作的好原料。长期以来，我国优质弱筋小麦原粮严重依赖进口，这个新品种研制成功打破了这一依赖，卖价比普通小麦起码高出百分之二十，可以大大增加乡亲们收入。

芒种前不久，我请年假回了一趟老家，要亲眼见识这个“六百二十公斤”。

先扯开话题。芒种，是“忙着收芒”“忙着种芒”的时节。芒是麦子重要的颜值担当。经过冬日的耕耘、播种、护苗，春季的除草、施肥、治虫，麦芒支棱起来，硬朗起来了。我爷爷在世时，每到这个时节，天天往地里跑，蹲下来把麦穗托在手掌心，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在把脉。

麦子成熟的时候，一天一个样。割麦子必须抢时间，正所谓“七成熟，十成收；十成熟，七成收”。麦收时节就怕下雨。如果来一场猛雨，麦子会发黑、霉变，辛辛苦苦的几个月就白忙了。

听到同事们的呼喊，老肖迅速转身，先伸手把我儿子拦住，然后拿起网兜把玩具捞了上来。之后，老肖跳上小船，准备去下一个地点工作。离开时，老肖不忘叮嘱说：“带娃娃在江边玩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！”

老肖的话，让我心生暖意。我目送载着老肖和他同事的小船离去。

这之后，我在江边和老肖又有过多次碰面。

老肖和他的同事们，每天都出航江上，与江水为邻。尤其是夏秋两季，雨水频多，暴雨形成的洪流会带着腐木、杂草、生活垃圾等进入江中。此时，江面宽阔，清漂难度大，但老肖和他的同事们从不叫苦，而是以清漂为家，以清洁江面为己任，一心一意当“守水人”。

一次，和老肖聊天，从他的口中得知，去年夏天，有一天天气突变，暴雨倾盆，洪水疯涨，竟然把一家液化气站给淹了，气站里的液化气罐全被冲进了江里。老肖和同事们接到通知，立刻组织打捞，最后将液化气罐全部捞了上来，不仅挽回了液化气站的财产损失，也保护了一江清水的水质安全。

一叶小舟，一件黄衣，一杆网兜，这是老肖这群汉江清漂人的标配，也是汉江上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那时候，天没亮，我们就下地了。我力气小，弯腰割麦，蹲下捆麦；力气大的，挑上麦捆大步流星往打谷场上赶。麦子上场了，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劳力，包括我母亲，抓住麦捆扛过肩头，使劲地往石碾上摔，将麦粒摔得一颗不留。

这时候，好看的芒，不但没有实际意义，还给我们带来很大麻烦。割麦也好，

张，还抢时间？您看我们怎么收麦子。”

我跟着伟程上了他的履带式联合收割机。伟程最先收割的这块地，是村里的试验田，不大不小正好一亩。我计了时间，十八分钟就收完了。割麦、烘收，一气呵成，免去了人被太阳晒、麦芒刺。按这个速度，全村的小麦收割也就两三天时间。农技站的三位专家对试验田的

忙碌的芒种时节

袁益民

麦子称了重，一千二百八十二斤。

收完村里的麦子，伟程带着七八个农机手，去别处收割了。伟程父亲告诉我，一个夏收加一个秋收，伟程一年有三四十万块的进项。

我听了，恍如隔世，不由又想起从前的农耕生活。

那时候，麦子一人仓，我们就要赶着种稻子。民间说：“杏子黄，麦上场，栽秧

割麦两头忙。”没有喘息时间，我们得“忙着种芒”了。这个“芒”是稻子的“芒”。

时令，是庄稼与土地之间的神秘约定。麦收之前，秧苗早就育好了。我们将麦地深耕、耨平，将田埂加固，将水渠理顺，然后将秧苗移栽到大田里，不能有须臾怠慢，这叫“抢种”。种地人常说：“芒种芒种赶快种，过了芒种白白种。”

天蒙蒙亮，就下地插秧了，要趁早凉干活。开完早工，回家喝两碗粥，又回到地里。日头渐渐到了头顶，脸上全是汗，我不敢用手抹，手上全是泥水，一抹一个大花脸。临近中午，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烫脚，得忍。夕阳西下，蚊子乱飞，专门叮咬面部，同样不能用手抹，脸上有了泥水，更加招惹它们。直到天黑透了，我们才起脚往家里奔。

那些天，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。种地人有多困？这样说吧，有一次，中途休息时，我坐在田埂上喝了几口水，就歪在泥土上睡着了。

我回乡那几天，伟程早出晚归收麦子，很少与我照面。回城前，他夜里来送行：“二伯，过几天您再回来，看看插秧机，一天就能完成村里的插秧任务！”

我不一定非要等伟程何时插秧，但秋收时一定会回来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！



去年深秋，我随一支采风队伍，回了一趟故乡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。峄城区又叫榴乡，最著名的物产是石榴。峄城的石榴树长得遮天蔽日，有十八万余亩、七百多万株。因为是深秋，千万棵石榴正在挂果，像一个个红灯笼，朝气蓬勃，喜气洋洋。

我们一行人刚刚住下，外面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可能是户外活动不方便，大家转而去参观县城的文体设施，第一站便是去文化馆。我的心暗暗激动了一下。

我曾经在峄城区的文化馆工作过五年。那是一座灰白相间的老式建筑，一共三层。一楼是文化馆的会议室，二楼三楼是办公室、图书室和活动室。文化馆里几乎集齐了小城各行各业的文化能人：画竹子的老韩、画石榴的老周、唱京剧的董老师，还有写诗歌的魏老师和写故事的刘老师……魏老师是个木讷得不能再木讷的人，一直在农村生活，有一天却忽然在《诗刊》发了一首长诗，因此被调到文化馆来搞创作。但后来，他对峄城区最重要的贡献却不是诗歌，而是组织编撰了一套民间文学集，几乎把峄城有史以来留存民间歌谣、掌故、俚语、传说故事“一网打尽”，功莫大焉。而写故事的刘老师更是传奇。他的听力不好，一天二十四小时需要佩戴助听器。可他想象力超常丰富，几乎是名刊《故事会》的常客，每年都会有几个中篇故事在上面发表，而且多有获奖。

每逢过节或者区里有大型活动，都是文化馆最忙的时候，大大小小的总要搞一场演出。全馆上下所有人都会动起来，写的写，画的画，唱的唱，跳的跳，念的念，大家脸上都露着喜悦和自豪。自然，文化馆的门口，这段时间也会聚集一群人，有的就是来看他们喜欢的演员，有的就是来看热闹的。我在文化馆工作的时候，文化馆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很轰动的事，就是文化馆基层站的邵老师写了一出柳琴戏《匡衡进京》，在北京获了奖，还被改编成了四集电视剧。尽管只有四集，对我们峄城区来说，却是头一回。大家都稀罕得很，相约着去观看。

印象中我们住的这家宾馆距离文化馆也就七八分钟的车程。坐在中巴车上，玻璃有些不太透明，再加上阴雨，外面有些模糊。我多加十几分钟过去了，还没有到，我不由地叫了一声，是不是走错了。同行的本地人说没错，文化馆搬到东郊文体中心了，与文旅局一起办公了。

中巴车又转了几个弯，在一幢高

寻访文化馆

张继

楼前停了下来。进去一看，里面各种设备一应俱全，全然不是我原来工作时的样子。我在一边站着听讲解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忽然从一侧走过来，是小周！原来在文化馆当舞蹈老师，现在已经是文化馆的馆长了。他说二楼的排练厅里正在排练一出新戏。难怪老远就能听到抑扬顿挫的女生在楼道里飘着。及至走近了，看到有五个人，正在你来我往地搭着戏。唱到精彩处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，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之前的文化馆里。

晚上，雨还没有停。我找了把雨伞，一个人去了沿河公园散步。公园已经建成好多年了，绿化很好。树木沾了雨水，绿得透彻，绿得清亮。雨虽不大，来的人很少。我在公园里走着，心里还在想着，老文化馆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？我想去看看。从公园里出来，沿着丞水河桥一路向西，走不多远，路南就是老文化馆的旧址了。老房子已经荡然无存，新起了一片楼房，沿街的那些小馆子也变成了绿化带。

我撑着伞在昏黄的路灯下站了一会儿。老文化馆确实已经不在，新的文化馆正以新的姿态、新的方式影响着小城的人们。突然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一群人，与今天演戏的一群人，相拥着从这里进进出出。他们像一条河流，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流淌。那文章，那故事，那歌声，那扮相……那也是小城的文脉啊，潜移默化地充盈着小城的记忆，影响着大家的生活，并将继续使小城的的日子更有味道、更有色彩、更有趣味。

阳台飘来酢浆草

黄裕涛

从重庆的荣昌搬到南岸区六年了。由于工作忙碌，我一直无心打理阳台。放眼望去，空落落的阳台没有花草果蔬的装饰，感觉了了无趣。

孟春，一个周末，我把客厅角落的平安树移至阳台，想让修剪后的枝条尽快被春天唤醒。当我出差一周归来，正欲给平安树浇水时，发现平安树的花钵里有几片小小的绿叶。噢！哪儿来的杂草？我既诧异，又惊喜，这可是绿色的生命呀。

差不多又过了一个星期，几片零星绿叶长开了，绕着平安树的树干，稀疏地铺在花钵的泥土上。这些绿油油、娇嫩嫩的叶片是什么呢？我打开手机一查才发现，是酢浆草。《本草纲目》释名：“此小草三叶酸也。气味酸，与灯笼草之酸浆名同物异。”于是便有了酢浆草之名。妻子告诉我，这种草在小区、公园很多，由于长得矮小，不容易引起关注罢了，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

我则不以为然。每每看着那些挨挨挤挤、胖乎乎的心形叶片，欢喜之情便萦绕心头。它们生得那么自然而巧妙。或许是一只通晓人性的鸟儿衔来的“礼物”，或许是一缕春风表达的“心意”，抑或是楼上的邻居侍弄花草时的“弃物”。总之，一场机缘造化，在十七楼的阳台，成就了这一钵平凡的酢浆草。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，它们执着生长，丝毫没有春天的脚步落下。

酢浆草长势迅猛，层层叠叠、簇簇拥拥的叶子，形成了脸盆般大小、碧玉般纯粹的一钵绿。就像一片漂洋的荷叶，把花钵的泥土遮盖得严严实实，有的还顺着花钵的边缘探出了圆圆的脑

袋。微风拂过，酢浆草颤抖着身子，伏在花钵边缘的则摇头晃脑。不得不说，酢浆草的生命力真是顽强。与之相比，处于同一环境的平安树则显得平平常常。已至人间四月天，平安树仅长出了几片小小的叶子，带着鹅黄鹅黄的胎色。这株平安树已居家种植五六年了，按理说，这里有它熟悉的味道、宽松的环境呀！

酢浆草还在旺盛地生长着。妻子担心它们会抢占平安树的营养供给，准备将其全部拔除。我马上阻止。这片绿色的生命充满韵律、充满朝气，拔掉了多可惜啊！“阳台本来就缺少绿色，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点点，怎么能说拔就拔呢！再说，酢浆草具有清热利湿、凉血散瘀、解毒消肿的功效，药用价值不低呢……”最后，我与妻子达成共识，把酢浆草单独移栽到另一空着的花钵里。经过一个小时的辛勤劳动，终于完成了所有酢浆草的搬家工作。我担心酢浆草身体受伤，生长会受到影响。但经过连续两个多星期的密切观察，发现它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依旧倔强地生长、欢快地舞蹈。

从谷雨到立夏，再到小满，季节与时令悄然变化，气温逐渐上升。但酢浆草依然忘我地生长着，还不断盛开娇小的花朵，时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虽没有蝴蝶造访，也没有蜜蜂亲吻，但它们与阳光共生，努力装点这个灿烂的世界。这小小的酢浆草，让我再次动容。

在我看来，酢浆草就是无忧草，总是那么不管不顾、顽强地、快乐地生长着。草木的生命也够精彩，让我为之深深感动。